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二十一
至二十三



13
849
173



43
849
173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憲官部 十

不稱 希旨 殘酷

不稱

大糾察之官是持憲邦耳目之任以司君聽故職修則事舉官邪則政廢矧乃始夫彈劾必當罄其審諤其或簡畧是務靡見於繩愆畏避為心坐貽於官謗

授受之際蓋兩失歟器人之能未易議也

宋荀子伯爲御史中丞凡所奏劾莫不深相呵毀或延及祖禰其言切祖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梁謝幾卿自尚書三公郎爲侍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謂爲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苦事略不復理徙爲散騎侍郎

後魏爾朱承世領御史中尉人才根劣備員而已

甄琛爲侍中領中尉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

唐楊國忠初名釗玄宗天寶中以貴妃從父之子爲監察御史去就同率驟履清憲衆人皆指釗

韋陟肅宗時爲御史大夫時朝臣六班多不整肅至有班頭相弔哭者乃罷陟御史大夫以顏真卿代柳渾代宗時爲監察御史憲臺執法之地動循儀軌渾性放曠不堪檢束其僚長局吏咸忿其疎縱渾既不樂乞守外職執政惜其才奏爲左補闕

王翊代宗時爲御史大夫奉職雖不能舉正綱條以廉謹知名

張延賞代宗時爲御史大夫初元載持權歲久寵賂日彰朝綱爵賞無不大壞帝思得正人爲已腹心漸

收載權以肅朝政繇是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與延賞
赴闕時延賞爲河南尹以地近先至除大夫適會前
成鄴府司錄李少良與殿中侍御史陸班等密上封
事論載得失帝付臺問狀延賞疑懼不敢鞠遂託疾
以避其事內不能平猶惜人望出延賞爲淮南節度
使

敬恬代宗時爲御史大夫從容養望不舉綱紀士亦
以此少之于順德宗建中時爲御史大夫初順爲河
南尹以無政代還時徵汾州刺史劉暹暹剛愎嫉惡
歷典數州皆爲廉使畏憚宰相盧杞恐暹爲御史大

夫虧沮已之所建遽稱薦順爲之以其柔佞易
李元素憲宗時爲御史大夫是官自貞元中位缺久
難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
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寢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
官散相疎也見屬官必先拜脂膏在列大失人情
李珣文宗開成初爲御史中丞帝御紫宸殿宰臣李
固言奏曰李珣在臺雖無甚過以爲人疎易不稱此
官此官乃天下綱紀有司繩準苟用人非當則紊亂
典章帝曰李珣官業應不堪舉然爲人豈不長厚耶
固言對曰臣所奏緣與御史中丞不相宜人卽長厚

且憲司彈奏事亦至難官要得宜者

杜宣猷與柳瓌崔郢魏中唐高弘簡俱為監察御史
開成四年四月詔以宣猷為河南府司錄叅軍瓌為
監察縣令郢為侍御史充鄜坊節度使判官先是御
史中丞高元裕上言御史府官屬選用至重宣猷等
才望不稱請出之因有是命
後唐崔協莊宗同光初為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
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崔協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
近理時人以為虛有其表

李琪明宗天成初為御史大夫時樞密使安重誨宅

與御史臺差相對重誨前駟至臺門殿直馬延衝
駟重誨即命斬於臺門琪以重誨權重不敢舉其過
又慮諫官論奏乃白於宰相任圜託先問於重誨即
具上聞琪即奏重誨言於臺門斬人事辭旨依違不
敢正言其罪

梁文矩天成中為御史中丞上表曰臣近聞有勅命
夏秋苗稅取天成二年額為長定雖聖主時行憂軫
而黎民未甚聞知伏請再降明勅令粉壁曉告文矩
初執憲綱志在舉職而首陳此議論者以為欲去邪
指佞理甚迂闊

盧損末帝清泰中為御史中丞時有赦放繫囚自文
審者延安之劇賊也繫于臺囹圄久之是日釋放翌
日眾知之大駭乃重詳赦文比不該放者賴臺司復
捕獲文審損與知雜韋稅本推御史魏遜皆停任

希旨

夫執霜簡義豸冠立赤墀之下蓋所以振肅紀綱糾
繩違謬是曰邦之司直者矣則有性本頹邪志必愴
險承望風旨迎合意趣或文致其罪惡或增飾其左
驗陰中良善密搆忠賢多所剗絕自求進取無覷於
面目不畏於簡書雖曰人之不臧亦乃政之多辟云

耳

後漢郗慮為御史大夫少府孔融見曹公雄許漸著
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偏邪跌宕不拘正理曹公憚
之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屢承望風
旨以微法奏免融官

晉王宏武帝時為司隸較尉於是簡察士庶使車服
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績帝嘗遣左右微
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簡婦人相服至褻發
於路論者以為暮年謬妄繇是獲議於世復坐免官
南齊孔稚珪為御史中丞初王融為竟陵王子良拔

置寧朔軍主武帝疾篤融欲立子良鬱林忿之卽位
十日收下廷尉使稚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
浮競動跡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
招納不逞扇誘荒僮狡筭聲勢專行權利反覆唇齒
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窮收
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原
據荅融辭曰囚實頑蔽觸行多僭但夙忝門素得奉
教君子爰自摠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
廷衣冠謂無釁咎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
皇帝職任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接

旣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
開先朝今假大羊乍擾令囚草撰符詔又司徒宣勅
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
賜使招集銜勅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僮
楚狡筭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賂賄反覆唇
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主
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
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
司唯贖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訛
毀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忤之情夙宵兢惕未嘗

誇示里閭彰曝遠近自循自省竝愧流言良繇慮淺寡虞致貽囂謗伏惟皇明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身死之日無恨泉壤詔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嘆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此等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憂懼不敢救

後魏甄琛宣武時爲御史中尉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好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決修猶想隱惻琛告人曰趙修小人皆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

北齊封孝煥廢帝時爲通直散騎嘗侍兼尙書左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

隨裴蘊爲御史大夫時蘇威爲納言煬帝時盜賊不止天下大亂威每諷諫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爲

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育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啟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爲民蘊又與裴矩虞世基叅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欵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附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錄其口剖折明敏時人不能致語

唐崔義玄高宗時爲御史大夫希密旨陰中長孫無

忌等罪立皇后武氏

袁守一爲監察御史時節愍太子重俊搆亂魏元忠子昇時爲脇從宗楚客等將誣元忠通謀侍中楊再思中書令李喬又希楚客旨欲致其罪中宗不從守一遂表彈元忠曰臣聞去疾宜遠史策攸存惡逆不誅禍難未已故潘崇進說宮甲遂興霍禹陰謀芒刺可驗謹案魏元忠擢自布衣越昇台衮十旬遠至一歲九遷日月借其光彩風雲姿其鳴躍享營丘之大各食睢陽之茅土當瀆竭誠畢命徇義酬恩而乃搆惑儲宮躬爲謀主位高勢重狼顧豺聲親典五兵又

司百揆儲宮向闕先召賊臣北軍斬關未聞死難至
於陷重俊令犯逆誘臣下使謀君戎馬滿於宮中戰
塲在於闕下宸座驚逼兆庶憂懼一日之間中外隔
絕禍交之首實階元忠宜肅朝章以明典法用塞人
祇之怨稍清郊廟之耻罪狀既實自孽難逃義士忠
臣誰不憤激重俊是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勲
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縱陛下惡死好生其如國典何
元忠等請汙宮以謫罪赤族以申刑伏望付法據狀
科斷

敬羽爲御史中丞時道士申泰芝託使鬼物却老之
術得幸於肅宗因使往湖南宣慰受奸賊鉅萬又以
訛言惑衆潭州刺史龐承弼按其事以聞肅宗不之
信召泰芝赴京師下承弼於江陵獄詔嚴郢窮理之
郢具以泰芝奸狀聞肅宗又令中使與呂諲同驗諲
亦執奏泰芝無狀肅宗皆不納羽希旨附會泰芝肅
宗大怒竟杖殺承弼

賈全爲御史中丞德宗貞元中夏州節度使韓潭朝
京師其監軍賈英秀在鎮挾誣捕州人馮翊節度推
官王游順與李縉朝以枷拉殺翊翊子琪以冤上訴
兼告英秀賊狀下御史臺按之全希旨以附中人奉

請留免英秀於內侍省餘黨於臺推得實故游順等
坐死英秀獨削一階

殘酷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聖哲知一成而不可
變故矜恤之心至矣暨夫失政之世強猜多忌峻刑
罰以攝下委酷吏以為能擢之憲臺恣彼兇忍或求
官屬之陰罪或屠流人以逞威始為嫉惡如讐異叅
柄用終則舞文深詆謂其敢決招集同惡則千里響
應自臨篋朴則五毒備極行路為之寒心舉朝為之
累足其後雖萬乘易慮何補寃痛異代覽之孰不嗟

慨

漢王溫舒武帝時以廷尉史事張湯為御史督盜賊
殺傷甚多臧宣武帝時為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
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詆誣也稱為決
疑數廢數起為御史中丞者幾二十歲幾音巨
衣反
杜周武帝時以廷尉史事張湯至御史使案邊失亡
邊卒多亡也一云郡
縣主守有所失亡也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
與臧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
遲外寬內深刺骨其用罪深
刻至骨
後漢周紆章帝時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

奏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免歸田里永元五年復徵爲御史中丞遷司隸按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雒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左除騎都尉

陽球靈帝時爲司隸按尉先是球爲尚書令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害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爲司隸按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梟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紀明諂附佞倖宜竝誅戮於是悉收甫紀明等

逆雒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告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旣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減責乃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紀明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旣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陳設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

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投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汗乎語諸嘗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徵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凡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紀明盡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

後魏李彪為御史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勃胡得其土渠皆鞭面殺之彪之病也體上往往瘡病痛毒備極

北齊宋游道仕東魏為御史中尉性剛直疾惡如讐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撻撻嚴酷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

唐來俊臣則天時為御史按劾獄素小不合意者必引之前後坐族千餘家擢拜左臺御史中丞與侍御

史侯思正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暉衛遂忠等同惡相濟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爲羅織數州相連千里響應欲誣陷一人卽數頭別告皆事狀不異異口同音以惑上下仍具云請付來俊臣等推勘必獲實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於瓮以火圍燒炙之兼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有制書寬宥囚徒俊臣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又與游擊將軍索元禮等作大枷凡有十

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卽承五曰失魂鬼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卽死十日求破家復有鐵籠頭遭其加者輪轉於地斯湏闊絕矣囚人無貴賤必先布枷捧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敢自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之故吏兢勸爲酷毒繇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俊臣復按大軍張虔勗大將軍內侍范雲仙於雒州收院虔勗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亂刀斬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使臣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

者俊賊汚滋甚荒淫無度百官妻子及商人財債多被其逼奪御史紀履忠劾奏其狀准犯當誅則天以俊臣告事有功特恕其死

侯思止則天時爲左臺侍御史既按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卽喫孟責白司馬者雒陽有坂號曰司馬孟責者將軍姓孟名責棒卽殺瑯琊王冲者也思止聞巷庸奴嘗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倒曳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墜脚爲鐙所擊被拖曳思正大怒又曳之

萬國俊則天時爲司刑評事長壽二年二月有上封事人言嶺表流人有陰謀逆者則天遣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若得反狀便斬決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置於別所矯制賜自盡竝號呼稱冤不伏國俊乃引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立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便誣奏云諸道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遙則天深然其奏又命右衛翊二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真筠竝攝監察御史分往劔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按

鞠諸州流人尋擢授國俊朝散大夫行左肅政臺侍
御史光業等見國俊盛殘殺得加榮賞并受鸞臺侍
郎傳游藝之旨乃共肆其凶惡唯恐後之故所在殺
戮光業誅七百一云九百德壽五百人一云二百其餘少者不
減百人一云五百亦有雜犯及遠年流人本非革命時犯
罪者亦在及禍焉則天知其冤濫制被六道所誅家
口未歸者逋還本貫國俊等俄相次被誅其不死者
坐事流竄而衆議咸以為殘酷所致

王弘義則天時為左臺侍御史每暑月繫囚必於小
房中積高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頃氣絕矣與來俊臣
嘗行移文牒州縣懼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
野葛也

郭霸則天時為左臺殿中侍御史嘗推坊州刺史李
思徵榜捶拷禁不勝而死

胡元禮為侍御史長壽中左臺侍御史王弘義流放
瓊州妄稱勅追時元禮使嶺南次于襄鄧會而按之
弘義詞窮乃請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任御史元
禮任雒陽尉元禮今為御史公乃背流思復何氣類
乃榜殺之

周利貞中宗神龍中為侍御史出為嘉州司馬桓彥

冊府元龜 卷之五十一
魏 魏 卷之五十一
範袁恕已等爲武三思誣構流桓彥範於灤州敬暉
爲崖州袁恕已於環州三思猶慮重被進用納崔湜
計令利貞攝右臺侍御史就嶺南矯制殺之彥範行
至貴州利貞遇之於途乃令左右執縛曳於竹槎之
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之恕已至環州爲利貞所逼
飲野葛汁數升恕已嘗服黃金飲毒訖憤悶以手掘
地取土而食爪甲殆盡竟不死乃擊殺之

姚紹之爲監察御史中宗朝駙馬都尉王同皎與張
仲之祖延慶謀誅武三思事洩乃勅左臺大夫李承
嘉與紹之按於新開獄紹之初將直盡其事詔宰相

李嶠等對問諸相懼三思但佻俛佯不問仲之延慶
言不已宰相有附會三思者屢與承嘉耳語復說誘
紹之其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引仲之對問至則
爲紹之所擒塞口反接送獄中紹之還謂仲之曰張
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捧之而臂
折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曰反賊臂且折矣命已輸
爾當訴爾於天帝乃自誣反而遇族
王旭玄宗時爲左臺侍御史開元初光祿少卿盧崇
道以崔湜妻父貶於嶺外逃歸匿於東都爲讐家所
發詔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崇道親黨數十

人皆極其楚毒然後結成其罪累遷左司郎中嘗帶侍御史旭為人嚴苛左右無敢支吾每銜命推劾一見無不輸欵者

敬羽肅宗時為監察御史作大枷有劬尾榆着即悶絕又非囚於地以門闕輾其腹號為肉膊既掘地為坑實以棘刺以敗席覆上領囚臨坑訊之必墜其中萬刺攢之有胡人康謙為試鴻臚卿知山南東路譯人嫉之告其陰通史朝義謙髭鬚長三尺按之兩宿鬚髮皆禿膝踝亦拷碎視之者以為鬼物非人類也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憲官部

一十一

謹讓

誣調

私曲

夫耳目之官糾轄之任必資方正以崇風憲苟非其人即隳成式而迺夤緣公議快復私讐或造飛語風聞以污黷良善或憑深文巧詆以傾陷忠賢城社是

依搏擊莫及豈唯人之不幸抑亦國之巨蠹矣
後漢故种爲司隸校尉與王宏有隙及宏下獄种遂
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宋翼曰儒不足議大計胡种
樂人之禍福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
病數日死

李嵩爲司隸校尉初蘇謙爲扶風郡都郵時嵩爲美
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
其勢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贓論輸左校謙累
遷至金城太守去都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
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雒陽嵩收謙詰掠死

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苦怨

段紀明爲司隸校尉紀明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
遂黨中嘗侍王甫枉誅中嘗侍鄭颯董騰等
晉荀愷爲司隸校尉牽秀爲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
王愷素相輕侮王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
田興妻秀卽表訴彼誣論穢行文辭亢屬以譏抵外
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繇是而
損遂坐免官

宋荀伯子爲御史中丞凡所奏劾莫不深相污毀或
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

南齊袁彖爲御史中丞誣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
袁昂爲御史中丞先是沈淵爲御史中丞彈昂從兄
吳興太守彖及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續父
在儼白幘車免官禁錮陸澄爲御史丞弟鮮爲楊州
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買券測
與澄書相往反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證彼子之非
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爲况緝紳等神儒宗勝
達乎測遂爲證所排抑世以此少之

梁到洽爲御史中丞初劉孝綽與洽友善同游東宮
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唾鄙其文洽銜之及

孝綽爲廷尉卿携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遣令
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携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
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坐免官

陳劉孝儀爲御史中丞與徐陵有隙及陵出爲上虞
令孝儀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坐免

後魏高道悅爲治書侍御史時徵兵闕集道悅奏王
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時道悅兄現爲外兵郎中
而道悅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
而不論

崔亮爲御史中尉初邢巒爲度支尚書侍中盧昶與

巒不平昶與元暉俱宣武所寵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帝以亮爲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明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貶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身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

王顯爲御史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囑未皆得人於是衆口喧譁聲望致損

北齊高慎爲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焉

張子階爲御史初畢義雲爲司馬子瑞所彈而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雲具覆執子瑞事亦上聞以前讌賞義雲嘗預從此後集見稍疎聲望大損

隋斐蘊爲御史大夫煬帝親征遼東以尚書左丞郎茂爲晉陽宮畱守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周上詔遣納言蘇威與蘊雜治之茂素與

蘊等不平蘊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
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未郡

唐袁異式爲監察御史初右相劉仁軌爲給事中受
詔按李義府殺畢正義之事仁軌旣不曲掩其狀義
府銜之繇是見排出爲青州刺史俄又以運糧失船
異式馳往鞠之承義府之旨逼仁軌令自殺辭曰仁
軌劾官不辨國有嘗刑公若以法斃之則將欲逃死亦
不可得也今若遽自絞縊以快讐者竊所未甘心焉
於是結奏仁軌罪詔削官爵令於遼東効力

宇文融爲御史中丞時中書令張說惡其爲人屢排
抑之融乃與崔隱甫劾奏說賊狀說繇是罷相

張著爲監察御史冠豸冠彈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嚴
郢於紫宸殿劾郢奉詔發人浚陵陽渠匿詔不時行
故使奔蹙以歸怨於上帝卽位之初侍御史朱敖請
復制置朱衣豸冠於內廊有犯者御史服以彈帝許
之又令御史得專彈舉不復關白於中丞大夫至是
著首行之乃削郢御史中丞而著特賜緋魚袋自是
懸衣冠于宣政之左廊然著承楊炎意彈郢無何御
史張滂復以朋黨私讞彈中丞元全柔衆議不直乃
詔御史不得專舉

竇參爲御史中丞多率情壞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嘗爲司直黨其官故給俸過於本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嘗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又惡詹事李昇遂移詹事班退居諸府尹之下甚爲識者所隘

嚴郢爲御史大夫初郢爲京兆尹兼御史中丞時楊炎爲相惡其異已誣以他罪削兼中丞及盧杞將傾中觀察使趙惠伯下御史臺獄筆楚無驗構成其罪貶炎于崖州惠伯于費州郢旣報怨過當人頗不直郢後得罪旣至費州道左睹樞殯問其姓名或曰得罪趙惠伯之殯也郢默然慙慙歲餘而卒

李夷簡爲御史初京兆尹楊憑在江西日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巡屬憑頗疎縱不顧接之夷簡嘗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里功作并興又廣蓄伎妾於永樂里之別宅時人大以爲言夷簡乘衆議舉劾前事且言修營之僭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益急上聞且貶焉追舊從事以驗自貞元已來君方鎮者爲德宗所姑息故窮極僭奢無所疑忌及憲宗卽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爲宜然繩之太過物議又譏其深切矣

崔元畧任刑部郎中知雜時中丞改京兆尹物議以
吏部郎中崔植有風憲之望元畧因入閣妄稱植失
儀命御史彈之時二人皆進擬中丞旨果授元畧植
深銜之

竇易直爲御史中丞時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僕射上
曰儀制不當與隔品官元禮易直時奏非餘慶所議
及易直爲右僕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禮時論非之

譴讓

周官小宰之職所以糾邦禁秦制御史之任所以持
國憲蓋言責之攸重必剛正以自守官或有曠咎將

焉往若乃論奏失中案劾非實稽留諸事抑滯往
逮捕而靡審報聞而自擅畏避不舉違慢弗恭縱
受賂徇私成黨舞文以巧詆罔上以飾詐忘書馬之
爲慎恣逆鱗而忤旨自作弗靖罔求諸已用是譴罷
實取衆棄其有備員臺署惜視簡牘不練習於舊典
惟專事于外剛茂聞令猷實損朝望絲茲坐免不亦
媿乎

後漢鮑永光武建武中爲司隸較尉大司徒韓歆坐
事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
鮑昱爲司隸較尉明帝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

晉傅祗為司隸較尉楚王瑋之矯詔也祗以聞奏稽
留免官

范泰為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

宋王準之為御史中丞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
不舉免官

何承天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謝元舉承天賣菱四
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

南齊陸澄為御史中丞太祖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
憲等坐家奴客為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
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

中丞之義詔外詳議尚書令褚彥回簡宋已來左丞

糾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眾奏澄諛聞虜見貽撓
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職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

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

梁張緬為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
門兼領先職

陳王政為御史中丞時始興王叔陵所作尤不軌侵
滯上聞宣帝遣責政以不舉奏免政官

北齊高慎為御史中丞以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
馬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為慎所棄暹時為文襄

委任慎謂其構已性既狃急積懷憤恨因是罕有糾劾多所縱舍高祖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為北豫州刺史

袁聿修為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聘大原王文女為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聘為定聿修半為首察又是國之司憲知而不劾被責免中丞隋張衡為御史大夫煬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

臣曰張衡自謂繇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翊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北嶽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

劉子翊大業中為持書侍御史從幸江都值天下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繇是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

唐泰令言為監察御史時雒州長史譙國公許力士以子欽明犯奸賊配流建州令言以按事失實解任

且謂力士爲許長史帝怒曰對我猶喚許長史此豈
推得事更令法司重鞠之力士又侵居人田宅以廣
園池占渚田以爲馬牧繇是力士令言皆得罪

崔謚爲御史中丞以推明崇儼事失實貶爲虔州長
史

張洽爲御史中丞開元十年以雒陽縣主簿王鈞坐
賊杖殺之玄宗謂宰相張嘉貞曰兩臺御史河南尹
韋湊作何政理遣吏官侵漁朕思復淳風永懷壽域

螿轂之下豈圖有此等官慢法何謂有司春秋責帥
卽其義也嘉貞對曰陛下深愛黎元爲之除害常湊
等不明不肅實負聖朝臣望各貶其官以勸長吏卽
日遂貶湊爲曹州刺史洽爲通州司馬

常陟肅宗至德中爲御史大夫時右拾遺杜甫上表
論房琯尚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詞旨迂誕
帝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顏貞卿同訊之陟入
言甫所陳讜言論房琯被黜不失諫臣大體帝田此
益疎遂罷御史大夫受吏部尚書

房宗姬爲御史中丞建中元年坐與劉晏友善貶虔

州司馬

揚護代宗大曆八年爲殿中侍御史分職左巡時郇模哭市護不聞奏帝以爲壅蔽貶護爲連州桂陽縣丞員外置呂渭爲殿中侍御史德宗初卽位以李涇爲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渭爲判官上言涇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羣臣悉能如此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員外郎尋有人言涇昔爲宗正少卿此時無言今爲少傅渭妄有奏議詔曰呂渭僭陳章奏爲其本使薄訢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晉有司曹之諱歎其忠於

宋有司城之嫌晉有司曹

諱歎其忠於所事亦謂

確以上聞乃加殊恩俾膺厚賞迅聞所陳少字徃歲已任少卿昔是今非罔我何甚豈得謬當朝典更側周行宜佐遐藩用誠薄俗可欵州司馬同正繇是改涇爲簡較工部尚書兼光祿少卿仍充山陵副使管真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初建中元年勅京城諸使及府縣季終命御史分曹巡按繫囚省其寬濫以聞近年以此軍職在禁密移牒而已御史未嘗至其軍遂任官近嚴明遇下下思陷之知遠不練故事今至右神策軍云奉制巡覆軍使等以爲持有制今

御史推覆不詳其舊例也頗驚愕軍中遽奏之帝發怒管遠四十配崖州

元稹憲宗元和五年爲監察御史分司以攝河南尹房式於臺擅令停務罰俸料一季追赴西臺旋貶江陵府士曹參軍

盧則爲監察御史出按連州刺史崔簡得實及還其下吏受觀察使李衆賂綾六百疋簡弟計訴推吏決杖配流勅御史出使動爲標式功在肅下不唯檢事監察御史盧則奉使推鞠致使官曲犯賊被人告訴失在周慎亦可薄懲宜停見任

韋乾度元和十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監察御史韋楚材請按河中觀察使趙宗儒擅用貯備凶荒羨餘錢及贓罰錢米貫石數至八萬詔監察御史崔郢覆則宗儒以行營軍用且有詔命以楚材舉不實貶爲江陵兵曹參軍楚材以無公券因宿於城東別墅三日方達藍田縣會乾度疏理楚材事楚材素與裴度善時度與李逢吉不叶憲宗以事連宰相故召給事中張賈中書舍人李程召乾度及比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宋景兼追楚材等鞫辯之其所追堂帖先至商州數日後楚材方到帝皆知之又本推覆楚材所舉

趙宗儒事御史崔鄴稱奉使回謁辭乾度於私第乾度引之外堂約鄴令附會楚材事故兼以崔鄴同鞠之於是貶乾度為朗州刺史宋景為韶州司馬景初被鞠對曰侍御史知雜事所以贊中丞也今若以乾度為過即景無所逃責故貶焉

李道樞敬宗寶曆初為侍御史被酒詣中丞獨孤朗老請事醉不能去即劾奏之故以道樞為太子司議郎分司東都

王源植寶曆二年為殿中侍御史源植於衢路為教坊樂伎所侮源植道叱不止遂成忿競京兆尹

劉栖楚科責伎者訴於本司因有詔令御史臺勘詰時中丞獨孤朗論之稍過帝怒遂貶源植為昭州司馬同正

高少逸寶曆二年為侍御史時金吾將軍李岵入閣失儀少逸為知彈御史以不彈奏貶太子左贊善大夫御史丞獨孤朗侍御史竇鞏不彈奏少逸宜各罰一月俸

溫造為御史中丞文宗太和二年宮中遺火造奏初聞宮中遺火緣妖賊竝禁在臺恐有奸謀遂追集人吏設備隄防然後奔走入朝到稍在後兩巡使崔宜

姚合其日臺中忽聞有火遂追集所領赴朝堂到稍
在後臣等職列紀律之次庶寮動皆取則若不重罰
難勵衆情自罰三十直宜合請各罰三十直宰臣等
奏禁中火焰所及迫近正衙宰相已下皆在火所御
史中丞合率僚屬先至闕下其日兩巡使直至申時
火滅始到中丞隔宿追朝隨例方至物情不可議論
喧然其所議罰纔比臺司錯失既以上聞又不待罪
有乖敬慎恐瀆別議責罰奉勅事出非嘗臺有妖賊
官曹警備亦謂慮周卽合待罪朝堂候聽處分量罰
自許事涉乖儀溫造姚合崔宜等各罰一月俸所請

罪錢宜竝放賜

梁蕭頊爲御史司憲太祖開平三年鄆州百姓劉郁
於駕前陳狀論金吾大將軍石彥辭賣宅不肯交割經
御史臺論理不爲推窮事頃與侍御史盧麻各罰兩
月俸

孔邈爲殿中侍御史乾化元年貶爲同州澠縣尉以
扈從北征後至行在故也

鄭觀爲監察御史乾化二年御史臺奏准堂帖送到
臘饗行事官秘書監苗暉等五人狀稱十二月二十
六日臘祭百神十九日早於都省受誓戒至午時監

察御史鄭觀狀稱其日泥雪稍深所乘驢畜瘦劣墜車數四遂至遲違者奉勅國之重典祀事爲先監察御史本虞不恪今則衆官晨興已到御史日晏方來旣紊國章難虧朝典其鄭觀宜停見任

後唐崔協爲御史中丞莊宗同光中與殿中侍御史韋悅魏遜詣東上闕門進狀待罪罰俸有差刑獄奏牘脫畧文字故也

趙玉爲侍御史明宗天成四年七月推劾汴州相國寺僧崇德宗內誤書僧審方入罰一月俸

盧損末帝清泰三年爲御史中丞初延州保安鎮將

白文審郡之劇賊高行周作鎮時差人徃替不受代屬前年春擾亂文審專殺郡人趙思謙等十餘人後經赦放罪去年春思謙弟思誨詣闕訴兄之寃帝亦素知文審之兇惡密令本道捕之下獄遣殿中少監張仁愿於鄜州置獄推鞠文審伏殺十餘人罪未盡疑乃追赴京師連坐者二十八人繫臺獄方按鞫屬五月十二日御札自今年五月十二日已前除五逆或恣放火劫令持杖殺人外竝委長吏如已得事情或本見賊驗不在追窮枝蔓以所招疾速斷遣損爲人輕易卽破械釋文審後奏帝大怒復收文審誅之堂

帖勘臺公文云奉德音釋放不得追領祇證中書詰云御札云不在追窮枝蔓無不得追領祇證六字擅添改勅語詔責授右贊善大夫知雜御史韋稅責授太僕寺丞侍御史魏遜責授太府寺主簿王岳責授司農寺主簿

晉薛融為御史中丞高祖天福四年融乘馬入尚書省門罰俸一月

李鼎為侍御史天福八年勅曰李鼎方居憲府合稟朝章豈可八月中喪妻十月後供狀欺公昌寵以死為生既彰罔上之愆難處觸邪之地止停見任尚示

寬恩宜勅停見任初侍御史鄭搏彈奏云伏見李鼎

今月十一日衙謝妻陳叙封事察認群言似踰嘗例

臣遂簡詳按內具李鼎去年八月中請妻亡准式假

十月終供狀請叙封有此過尤致招羣論竊循職分

理合舉明者勅下臺司勘狀不虛鼎稱准去年七月

十七日德音特叙封鼎妻八月中病亡十月內中書

大例遍取朝臣父母妻官諱邵氏遂供文狀自後不

解開落申報者所司奏聞遂有是命

周邊歸讜為御史中丞顯德五年奪俸一季先是百

官因事班於廣德殿門外歸讜忽爾厲聲聞於帝座

觀者無不悚然故寘於罰

誣調

夫職司邦憲位振朝綱則必篤之以嚴明守之以正
直行之以禮奉之以仁故法靡不通事無不舉若乃
誣調以肆其意高下以快其心或以報仇讐或以伸
怨憾或構讒以成其罪或邀寵以重其法無辜受禍
因私破戮夫如是苟逃人患必致天誅士君子束
從官出身事主可不鑒於斯而已夫

唐來子珣爲侍御史天授二年臘月誣構文昌左
魏王承嗣文昌右相岑長倩監修國史殿中監河內
王懿宗兼簡較右金吾衛大將軍雅州刺史劉行實
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鷹揚衛
將軍虔通竝以謀反誅

來俊臣累遷侍御史天授初王公百僚皆勸革命右
衛將軍李安靜太子少保綱之孫獨義形於色無所
陳請及被收下制獄俊臣詰其反狀安靜謂曰以我
是唐家老臣湏殺任殺若問以謀反實無可對俊臣
竟誣構殺之

二年臘月劉行感兄弟坐謀反制令納言史務滋與
俊臣同鞠其獄俊臣奏言務滋素與行感周密意欲

寢其反狀則天怒令俊臣鞫之務滋恐被陷於極刑遂自殺俊臣遷御史中丞三年十月奏鳳閣侍郎任知古地官侍郎狄仁傑冬官侍郎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右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竝謀逆請誅之制不許特令免死文昌左相魏王承嗣曰仁傑等包藏逆節事迹竝彰陛下雖欲屈法申恩無以懲艾凶慝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奏曰陛下不殺裴宣禮等臣請絕命於前遂以頭觸殿階流血覆面獻可卽禮之甥以此表人臣之節鳳閣舍

人向光道侍御史張知默又極言請誅之不許唯左授知古江夏縣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中涪陵令獻西鄉令行本嗣真流於嶺表又羽林將軍蘓幹遷東官尚書俊臣素忌疾之遂誣奏在魏州與瑯琊王冲書疏往復囚繫獄發憤而卒又泉獻誠爲右衛大將軍俊臣怒遂誣其謀反縊殺之又俊臣與太僕少卿李昭德素不協遂誣搆以反罪姚庭筠爲御史中丞節愍太子之舉兵魏元忠子昇爲其脇從遂稷爲亂兵所殺庭筠誣奏曰臣聞貞觀山中兵部尚書侯君集有社稷元勳蒙賜鐵券后與太

子承乾謀反法司斷以極法太宗臨朝謂羣臣曰君集有功于國朕將乞其性命公卿等許我乎于時羣臣爭進皆云君集擬傾危社稷天地不容請處斬之以明大法太宗涕泣與訣令依國典斬於四達之衢以謝天下其后房遺愛薛萬徹及齊王祐等作逆雖是懿親皆從國法誅戮今魏元忠與李多祚等結構謀反并男俱入逆從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今計揚是犯龍鱗忤至意但以事緣宗社豈能希旨不言且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君集等反形讒見未有兵戈元忠等兵纏紫微圍逼座今朝廷誼議皆

云據元忠讞逆合赤族汗官在朝廷有朋黨寬救其惡為飾詐詞以惑聖聽昔宣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臣蒙擢居憲司已經十日不能誅鋤逆黨息朝廷紛議可謂素飡尸祿負陛下鼎鑊之烹願行兩觀之誅以絕四凶之慝中宗頗然之繇是貶元忠宋州員外司馬

尚祖雍為侍御史與冬官侍郎朱敬則不協遂誣其與王同皎親善貶授涪州刺史未行朝廷知其非罪轉廬州刺史俄以疾卒

宇文融為御史中丞開元中盧從愿代韋抗為刑部

尚書頻年充較京外官考使前後咸稱允當時融承恩用事以括獲田之功本司較考爲上下從愿抑不與之融頗以爲恨遂密奏從愿廣占良田至有百餘頃其後玄宗嘗擇堪爲宰相者或薦從愿帝曰從愿廣占田園是不廉也遂止不用

楊國忠貴妃從父之子天寶中爲監察御史時李林甫於皇太子有不利之釁乃潛圖傾覆以避後患侍御史楊慎矜承望風旨密誣奏韋堅與皇甫惟明私謁太子狀以興動搖玄宗素知太子無他慎矜因舉其別犯奏議畏却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爲黨使接

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溫深文醜誣爲國忠瓜牙國滯竟堅及太子良姊親屬擲績杜昆吾等痛繩其罪以樹權於長安中別起推事院自是歲連大獄追捕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國忠發之林甫方以深咀保位國忠允所劾奏涉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國忠乘而爲邪得以肆意累遷御史中丞日加親幸初楊慎矜白林甫引王鉷爲御史中丞同其奸謀及太獄屬構帝終無疑太子意慎矜稍自退將避後禍因與鉷有隙鉷與國忠連奏慎矜抵以不道誅於是權傾内外公卿累息

唐旻肅宗時為御史証蒲州刺史顏真卿貶饒州刺史

竇羣性險躁喜營為與李吉甫善元和三年吉甫擢為御史中丞及得權反與知雜事呂溫侍御史羊士諤等黨比同搆陷吉甫每陰伺其過吉甫嘗召術者陳登宿於安邑第翌日羣命吏捕登考鞫偽構吉甫陰事密以上聞憲宗召登立辯其偽貶溫為均州刺史士諤資州刺史羣出為潭州刺史既行又貶為黔州刺史

韋楚材為監察御史元和十二年楚材請按河中觀

察使趙宗儒擅用貯備凶荒羨餘錢及贓罰錢米其石數至八萬詔發監察御史崔郢覆之則宗儒以行營軍用且詔命三州分數不同勅趙宗儒取晉絳等州錢物事皆有繇水旱錢減亦為明據遂釋放以楚材舉不實貶楚材為江陵府兵曹參軍

册府元龜

憲官部

卷之五百二十三

諫諍部

總序

一

一 諫諍部
二 諫諍部
三 諫諍部
四 諫諍部
五 諫諍部
六 諫諍部
七 諫諍部
八 諫諍部
九 諫諍部
十 諫諍部
十一 諫諍部
十二 諫諍部
十三 諫諍部
十四 諫諍部
十五 諫諍部
十六 諫諍部
十七 諫諍部
十八 諫諍部
十九 諫諍部
二十 諫諍部
二十一 諫諍部
二十二 諫諍部
二十三 諫諍部
二十四 諫諍部
二十五 諫諍部
二十六 諫諍部
二十七 諫諍部
二十八 諫諍部
二十九 諫諍部
三十 諫諍部
三十一 諫諍部
三十二 諫諍部
三十三 諫諍部
三十四 諫諍部
三十五 諫諍部
三十六 諫諍部
三十七 諫諍部
三十八 諫諍部
三十九 諫諍部
四十 諫諍部
四十一 諫諍部
四十二 諫諍部
四十三 諫諍部
四十四 諫諍部
四十五 諫諍部
四十六 諫諍部
四十七 諫諍部
四十八 諫諍部
四十九 諫諍部
五十 諫諍部

大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總序

傳曰天子有諍臣七人又曰命百官箴王闕孔子之
述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直諫四曰評諫
五曰贛諫蓋古之王者莫不開諫諍之路延讜直之
議思聞已過以救時弊然後上下之情無壅大小之

政咸叙以臻夫至治者也太古之世朴畧而無紀三五以降則軒轅有明堂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進善之旌禹有五聲之聽湯有好問之誥武王有大道之訪咸所以詳延嘉話頗彌縫其闕故前史所載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至於朝夕起居不忘納諫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贊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詔燕居有史工之詞至於大夫士有規訓傳言之告庶人商旅有誹謗陳偵之儆百工之賤許執藝以獻喻道人之職專狗鐸以采詩諒夫諫諍之所繇來者舊矣

漢氏之後居人上者無嘗不遵廸古訓諮諏善道稽農博采虛已以延納濬發嘉詔下及幽隱退託不明求所裨益自秦置諫議大夫專掌論議漢廢其職至武帝復置諫大夫隸光祿勳無常員率用名儒宿德以任其職周旋侍從參相諷議世祖增議字員三十人魏氏遵之逮晉而罷江東唯梁陳有此官後魏置諫議大夫七十隸集書省北齊因之後周之官府有保氏大夫掌規諫又有諫議誠議等大夫隋置諫議大夫七人屬門下省煬帝廢之唐武德初置四員屬門下龍朔中改爲正諫大夫武后垂拱中又置補闕

拾遺左右各二人供奉左右箴規得失天授中左右各加三員共十人神龍初復舊四員正議大夫復爲諫議大夫開元定制左右補闕拾遺各二員復有內供奉各一員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貞元四年分置左右諫議大夫各四員隸兩省元和元年止置諫議大夫四員罷左右之名會昌二年復置左右以備兩省員數無所加朱梁至周無所改易咸以參侍親近專職論諫大則廷議小則上封秩序清峻推擇精妙尸厥職者頗難其人今茲考歷代論諍之烈取古五諫之義第其品次垂爲訓典若夫事君有勿

欺之義廷諫有仗死之節危言以期寤主逆耳而思益國是之謂直諫酌王度而糾繆攻時病而盡規本獻可替否之猷遵救惡弼違之訓是之謂規諫陳古義以喻今寓文辭而導意託事類以進說因訪問而申對是之謂諷諫排姦罔避乎惡許救危靡俟乎旋踵蓄憤排而有犯本質亮而不回是之謂強諫含忠有素齋志將沒忘軀而圖國忍死以緒言是之謂遺諫以是五者列而叙之凡率土之濱皆爲臣子雖草萊之淪賤士伍之卑冗咸被延納得以言事今之所采良無間然至有嘉其鯁亮特蒙獎遇申之賞賚存

乎勸亦用論著備乎品目凡諫諍部六門云爾

諷諫一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蓋所以因事託物寓情見
意與言之者無罪而聞者之自戒爾三代而下良臣
踵武志存納誨言思利國乃有陳之箴訓形於風什
敷引經義授述古道假文以詮理藉辭而獻規誠心
內激精義濬發周定紬繹旨意微婉亦有曲終而奏
雅勸百而風一始於浮夸終於節儉又曷嘗不感悟
時主補其闕而救其惡哉故人臣之禮不顯諫者得
事君之道矣

周辛甲武王時為太史命百官箴王闕闕過也百官各為箴

以誠王於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者芒芒禹跡畫為九州

芒芒遠邈也畫分也經啟九道九道九州之道也啟開也民有寢廟獸有茂

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歸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冒于

原獸冒言但念獵忘其國郵而思其鹿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

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也獸臣司原敢告僕

夫獸臣虞人也告僕夫不敢斥尊也

召康公成王時為太保作公劉洞酌卷阿以戒成王

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也公劉后稷曾孫夏末

迫逐遷於邠而其詩曰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

篤厚也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君不以所安為安即國乃有疆場也乃積乃倉乃

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言公劉為夏人迫逐已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和洞酌言皇天

親有德饗有道也其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淫茲可

以儉餼洞遠也餼餽也餽酒食也言遠酌流潦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

食之餼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強教

有父之尊有母之親之易以悅安之民皆卷阿言求賢用吉士也其詩曰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卷曲也阿大陵也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

賢者賢者則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矢陳也言王能

待賢者如是則樂易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齊感王之善心也

優旃者秦倡朱儒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

汝欲休乎陛楯者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

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

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

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

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

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

止二世立又欲漆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

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

上卽欲就之易為漆耳顧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公車帝欲起上林苑朔進諫

曰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因奏泰階之事帝

廼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黃帝泰階六符經曰

大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鬼神皆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鬼乏祀日有食之水澗不侵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禎天子行暴令好興兵甲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春疏闢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孝景時為武衛常侍因病免

客游梁作子虛賦至武帝時為狗監帝讀子虛賦善

之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

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

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

儉因以諷諫賦奏帝以為郎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

通夜郎爨中巴蜀民大恐帝遣相如使蜀時蜀長老

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

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詰難之以

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又相如

從獵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

宜春本秦之離宮胡亥於

此為閻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

又相如為孝文園令見帝好僊

曰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

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矐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奏

大人賦天子大說

王褒蜀人也宣帝時徵褒既至詔褒作聖主得賢臣

頌末句云何必偃仰拙信若彭祖响嘘呼吸如喬松

是時帝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官至諫大夫

枚臯為侍郎詔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

揚雄成帝時待詔承明之庭帝方郊祠甘泉泰畤汾

陰后土以求繼嗣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

宮既奢泰

本秦之林光宮也

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

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琴陟遠則石關封巒鵠鵲露

寒嘗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

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櫟陽界其餘

皆甘泉苑垣日之宮觀也

非木摩而不彫墻塗而不畫周宣所考

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

小雅斯于之詩

序曰宣王考室也考謂成盤庚殷王名也遷謂都毫也唐虞謂堯舜也採柞木也三等土階三等言不過

也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

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廼上比於帝室紫宮

帝謂天也

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儻鬼神河也時趙昭儀方大

幸每上其泉嘗法從

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一日從法駕也

在屬車

間豹尾中

大車屬車人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后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

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

逆釐三神又言屏王女卻虔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

成奏之天子異焉三月帝將祭后土迺帥羣臣橫大

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

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耿然以思唐虞

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

以勸十二月帝羽獵楊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

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

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

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

泉流其唐

爾雅廟中路謂之唐

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

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在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山木

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

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

裕僥也

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

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穿昆明池象溟

河營建章鳳闕駮娑

殿名也

漸臺泰液

漸臺在泰液池中

象海

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後靡窮妙極麗雖頗割

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諸侍禁御所營尚太奢麗誇詡詡大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

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呂泉臺魯莊公築臺非

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修而已當

以泉臺故耶因校獵賦以風明年秋命右扶風發民

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網罝罟

捕禽獸載以輜車輪長楊射熊館長楊宮名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

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帝還上長楊賦耶因筆墨

之文章故藉翰林以為士人子墨為客卿以風

劉向為光祿大夫授中五經秘書成帝元舅陽平侯

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時

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應見尚

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

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

迹行事專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

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

故為鳳兄弟起此論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又向睹俗

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趙謂趙皇后昭儀衛謂衛婕妤好

向以為王教繇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

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嬖亂亡者序次為列

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

後漢杜篤京兆杜陵人光武都雒陽以關中表襄山
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雒邑乃上奏論都賦後終從
事中郎

張衡連辟公府不就時天子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
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諷諫精思
傳會十年乃成

傅毅明帝時為大將軍司馬以帝求賢不篤士多隱
處故作七激以為諷

班固初為蘭臺令史後為郎將京師修起宮室濬繕

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因感前世相如壽

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

馬融安帝永初中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是
時鄧太后臨朝大將軍鄧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
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
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
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初元二年上廣成頌
以諷諫

陳志安帝時為尚書屬嘗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
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保王聖封為野王君志內懷

憤懣而未敢陳諫乃作縉紳先生論以諷
趙岐靈帝時為司徒胡廣所辟岐以綱維不攝閣豎
專權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

魏劉劭明帝時為散騎常侍嘗作趙都賦帝美之詔
劭作許都雒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
皆諷諫焉

晉張華惠帝時為侍中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
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

庾羲穆帝時為吳國內史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
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

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瞻四海之
務其為勞弊豈可具言昔洪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
約斷獄四百殆致刑措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
古況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鑑天挺無幽不燭弘
濟之道豈待警言臣受恩六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
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假少垂
察覽

桓伊為右軍將軍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
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
間而好利險諛之徒以安功名極盛而構會之嫌隙

遂成孝武召伊飲譙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不
遷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
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
連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
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旣吹
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
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刊
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
下霑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几帝
甚有愧色

南齊周顒明帝時爲輔國府主簿時帝頗好言理以
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
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悞
後魏成淹獻文時爲著作郎帝於仲冬之月欲巡漠
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按輿釋遊論帝覽
之詔尚書李訢等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
乃勅停行

高允孝文時爲鎭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允上酒訓曰
被勅論集徃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臣以朽邁人倫
所棄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歿之年勗臣於已墜之

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願陛下以獻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普天之下罔不稱頌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感悟百靈而况於百官庶士萬民乎臣不勝踊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蕘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恻恻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辭曰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醴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雖非斯致是矢其道將何以範時軌

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繇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醜而致弊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性情雖曰哲人孰能自覺任官者殆于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于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於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不亦寡乎言所失者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以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違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

作官以箴之申謀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復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徃在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齟以爲高達諷酒德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淳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誥訓導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

不蒙賴在朝之士有位之人宜勉已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經以爲德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戒可不勉歟可不勉歟高祖悅之嘗置左右後又上大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

陽固爲治書侍御史曹武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竝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民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北二郡賦稱嘗代田漁聲樂侈靡

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

張夔宣武時爲光祿大夫上歷帝圖表曰臣聞昊窮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衆流以增大莫不孤炤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誠故堯稱則天設謗木以曉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闕少虞人以獻箴規之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兇善而思齊聞惡以思改眷眷于悔往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絕中古經十世而不渝歷千祀以彌鬱伏惟太祖撥亂奕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盪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

潤沃九區高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晏忘食開翦荆棘徒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沙西龜頭之戎漢北辮髮之虜重譯納貢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留仁盛于周漢澤教旣周武功亦匝猶且濬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况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鏘玉及臣四世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慙專門武闕方畧早荷先帝眷顧之恩末蒙陛下不遺之施陪侍兩宮官歷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崇岱

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
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鳳之瑞卑宮愛物
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因圖寂寞之美
可爲輝光景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標獻範至如大康
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
南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陣周厲
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
亡新篡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
終使聰騶鶚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
畢載起元唐義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

三千一百七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
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座之側
時復披覽異或起于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惟
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
臣雖沉淪地下無異乘雲登天矣宣武善之

北齊魏收後魏孝武時爲中書侍郎帝嘗大發士卒
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后
宮及諸妃王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
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
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滎陽鄭伯調之曰卿不遇

升元元諷諫一
老夫猶應逐兔

張晏之陪文宣後園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咲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

隋陸知命高祖時爲儀同三司見天下一統勸高祖都雒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

劉炫爲殿中將軍開皇中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尅炫言方驗

蘇威爲光祿大夫從煬帝幸鴈門廻屬五月五日百

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

唐張蘊古貞觀初自幽州記室直中書省以太宗初卽位上大寶箴深存規戒之體太宗嘉納之賜以束帛焉

謝偃爲王府功曹太宗聞而召見獻惟皇誠德賦以申諷諫

郭山惲中宗時爲國子司業帝數與近臣及修文館學士宴游或令各效伎藝以爲咲樂工部尙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麀左金吾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

行言唱車駕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劾道士上章山
憚獨奏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兩篇帝許之山憚先
歌鹿鳴篇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
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
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愧君子是
則是效又歌蟋蟀篇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
樂日月其除無以太康職司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
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以太
康職司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山憚奏此歌未畢
中書令李嶠以其詞規諷恐忤旨遽催促止之

李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嘗與宰臣貴戚內
宴酒酣遽唱迴波樂甚喧雜失禮次至景伯歌曰迴
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只合三爵君臣雜
混非宜席爲之散時人稱之

鄧汪爲長上果毅延載年檢校內史李昭德用事爲
朝野所惡汪著石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專權之狀鳳
閣舍人逢弘敏遽奏上其書則天謂納言姚璿等曰
昭德官爲內史身備殊榮若其實如所言足是慙負
家國竟坐免爲欽州南賓尉

李日知爲黃門侍郎時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親

往臨幸從官皆陪賦詩曰知獨存規誠其末章曰所願暫思居者逸莫使人稱作者勞論者多賞之

魏知古玄宗時為侍中從獵於渭川因獻詩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翾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慾誠難縱茲遊不可嘗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鑿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宋璟開元初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

崔日用為吏部尚書嘗採毛詩大雅小雅二十篇及擬司馬相如封禪書因玄宗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并述告成之事玄宗省表嘉嘆賜衣一副帛五十疋以酬其意

裴諤建中初為金吾將軍以法吏舞文多挾宿怨因獻獄官箴以諷

杜希積功至朔方軍節度使嘗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

蔣乂本名武元和中嘗因奏對為上言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臣下亦當順承上意因請改名乂憲宗悅

而從之時討王承宗兵初罷又恐天子易於用武故因以此諷焉

柳公綽元和中爲吏部郎中獻太醫箴曰惟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旣一崇高以均惟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親寒暑滿天地之間淡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志於內端絜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情超越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表德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生心必隨

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暇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惟天之重從禽爲累不養其外前修所忘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人乘氣而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成巧必喪真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爲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知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羣藝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上深嘆賞之降中使勞問韋處厚爲中書舍人翰林侍講學士時穆宗以幼玉荒怠不親政務旣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啟道性靈乃

丹房元華 諷諫一
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
獻之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身居廉鎮乃心王室遣使獻
丹宸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
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
意忠者忤然臣切念拔自先聖徧荷寵光若不愛君
以忠則是上負靈鑑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
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繇是
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尙竭誠盡規不
避尤悔况臣嘗學舊史頗知官箴雖在疎遠猶思獻

替謹獻丹宸箴六首仰塵睿鑒伏積兢惶德裕意在
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霄衣諷坐朝稀脫也正
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觀好也納誨諷侮棄
讜言也辨雅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敬
宗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答詔頗嘉
納其心焉

漢張允初仕晉爲左散騎嘗侍天福初允以國朝頻
有肆赦乃進駁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
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
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

爲赦耳如是者何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罰有罪故也切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獄牢以放囚冀感天地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兄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彼何疎見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自此小民遇天災則喜皆相勸爲惡曰國家好行捨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國家教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捨爲惡之人而便變災爲福則又是天助其惡民也細而災之必不然矣儻或天降之災蓋欲警戒人主節

嗜慾務勤儉卹鰥寡正刑罰不濫捨有罪不僭殺無辜使美化行於天下聖德聞於上則雖有水旱亦不爲沴矣豈以濫捨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德乎是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云張允位居近侍志奉遠圖屬將來之助致小康觀已往之頻行大赦若惠姦稍甚則憲政亦多推恩務洽於華夷作解憤調於疎數所貢論宜付史館

冊府元龜

諷諫部

